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集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十六至二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陳太初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十六

宋　祝穆　撰

人事部

書簡

羣書要語簡牒也說文簡書編也釋名簡謂之畢爾雅牘書版也說文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釋名斷木為槧論衡槧版長三尺即牘牒也釋名子寧不嗣音詩子衿毋金玉爾音而

有遯心白駒小夫之知不難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莊子千里之精通管子言心聲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楊子面相之辭相適抒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憒憒也者莫如言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昏昏目所不見傳千里之忞忞心所不可者莫如書楊子時有奏記朱博傳移書顯責之薛宣傳心開目明反覆數周曠然發矇蔡邕傳執玩反覆不能釋手劉廙傳萬里之畫存於尺書劉琨傳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馬遷傳公府奏記郡將

奏牋文心雕龍蔡邕曰相見無期唯是書疏可以當面本傳書
疏往返未足觧其勞結魏文帝答吳質書信到奉所惠貺發函
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吳質答曹植書因江
潭而往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揚雄反騷承問震惶精爽飛越
劉越石書申詠反覆曠若復面文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同上東
望於邑裁書叙心文選尺牘書疏千里面目顏氏家訓坐馳之
際輸驛復來段成式書抽黃對白唅弄飛走駢四儷六錦心
繡口柳宗元乞巧文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憑豊隆想飛

廉以寄心於寥廓耶柳宗元山人序言之微妙書不能文也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張敞封事陳遵占辭旨意各俱禰衡代書親踈得宜文心雕龍蒼鴈赬鯉而流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周弘讓答王褒書欲致一書問足下并自舒其所懐含意連思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退之答侯喜書詩句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陸機誰謂情可盡盡書非尺牘謝建今朝聽聲喜家信必應歸梁蕭紀詠鵲開緘書札光杜甫有弟皆羈旅無家問生死寄書多不達況及未休兵

中杜泰相思千萬里一書直千金李烽火連三月家書值萬金杜拆書八九讀淚落千萬行元稹忽因西飛禽贈我以瓊琚物韋應行數雖不多字字有委曲同上去憑游客寄來為問家書杜甫書來細作行詩杜欲問平生無使來杜甫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鴈來時早寄書樂府不枉故人書無由泛江水韓親朋無一字杜寄書惟在頻無惔簡與繒韓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鴈江淹厚祿故人書斷絶北書不至鴈無情杜紫鴈西飛與寄書祝顧此信的應中路見亂

山何處折書看之杜牧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字三箇讀杜開緘宛見諫議面盧仝謝孟諫議茶毋書付至妻寄衣開緘發封淚痕稀

古今事實

書藏記室

成王有病周公旦自揃其爪以沉於河曰云云乃書而藏之記室傳蒙恬

寓書

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左襄二十四

書付其子

趙簡子少子名無恤簡子自為書牘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習焉韓詩外傳

刀筆吏

蕭何曹參起秦刀筆吏注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隨本贊

奉咫尺書

廣武君謂韓信曰君若使一介奉咫尺之書史記

萬石君為中涓受書謁本傳

嫚書之辱

漢匈奴冐頓高后時遺書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報書曰單于不棄敝邑賜之以書敝邑恐懼退日自圖

年老氣衰齒髮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汚
敝邑無罪宜在見赦

鴈足繫書

蘓武留匈奴十九年昭帝立匈奴和親求武等詭言武
死後漢使至常惠夜見教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
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讓單于單于驚
謝曰武等實在武等始以强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買菜求益

後漢嚴光傳注侯霸使西曹侯子道奉報書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之光曰買菜子求益乎

藏去為榮

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懐之本傳

憑几口占

陳遵為河南太守嘗遣從吏西名善書吏於前治私書

謝京師親故憑几口占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

問訊

趙廣漢為京兆尹嘗記名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為我多問趙君亭長至廣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注多問趙君者言殷勤若今人千萬問訊也

手跡

後漢馬融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

青泥封

鄧訓故吏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載青泥至上谷遺訓東漢記

妻不寄書

後漢王良東海人為司空司直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到東海過候良家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我司徒人也故来受書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歎息去

折簡可呼

王凌面縛水次遥謂司馬宣王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何敢不至而乃引君來乎宣王曰以卿非折簡可呼故也魏畧

通權貴書

漢陳咸滯於郡守時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子書曰即蒙子公湯字力得入帝城死不恨本傳

拜跪讀父書

吴顧愷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每得父書洒掃整衣服設几案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

口授

蜀王平為鎮北大將軍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備知大義

不作草書

席豫與子弟為史書不作草字三國劉廙曰尊卑有分不敢修草書

黄耳傳書見狗門

自沉自浮

殷羨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置書郵（浩傳）

賢十部從事

劉弘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欵密所以人皆感悅争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晉懷紀）

竟達空函

桓温將以殷浩為尚書令遣書告之浩欣然許焉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絶

殷浩致書於簡文具目申叙

帳下兒讀

劉荆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啞之曰如是之作欲使孫郎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典畧）

輕重得體

禰衡為江夏太守黃祖作書記輕重踈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皆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欲言也

不喜作書

嵇康作絶交書曰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訓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則不能久

小紙勿報

何曾好學博聞武帝拜為太尉性奢侈人以小紙為書勅記室勿報

莫不手答

陶侃為荆州遠近書疏莫不手答

音詞流暢

徐湛之善於尺牘音詞流暢沈約宋書

善效人書

魏鍾會與鄧艾平蜀艾先入成都會善效人書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悖傲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

用小却字

晉人帖中往往用小却字其意猶言少退也南史宋武帝紀帝疾名太子戒之曰謝誨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小却可以會稽汀州處之

答書不廢應對

南史劉穆之與朱齡石於齊武帝坐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不廢

隨機報答

後周中書監盧柔太祖引為行臺即對掌機密時汝頼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返日餘百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

五雲體

唐韋陟常以五采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牋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始為疊幅

盧光啓受知於租庸張濬每致書凡事别為一紙朝士效之蓋重疊别紙自光啓

號柳篋子

柳璨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箋奏譽以其博洽自為柳篋子

千里對面

房玄齡傳高祖曰若人機識實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

書唯稱郡

李稹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刺史與人書唯稱隴西李稹李肇國史補

壻不輙開

劉宴任權潘炎乃其壻雖書疏報答未嘗輙開時稱有古人節

繫書鴿足

張九齡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繫鴿足上飛往投之目

為飛奴王仁裕開元遺事

焚書不辨

錢徽為禮部叚文昌李紳以書託徽徽不從二人怒奏徽取士以私坐貶江州或勸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證勑子弟焚書

求書先容

顧雲大順中同羊昭業等修史時劉子長僕射有清名求高逸休諫議書為先容雲潛啟閱之凡一幅並不言

雲但云昭業等擬將一尺二寸汗脚踏他龍尾道雲歎息而已摭言

無名書

王鍔節度淮南嘗得無名書納韡中俄取他書焚之異日因小罪井以所告窮驗示衆以為神明

半夜傳緘

杜牧之作李賀集序云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来及發之果集賢

學士院沈公書一道曰吾亡友李賀且死以其文求序

家書抵萬金

王筠久在沙場一日偶得家書曰抵得萬金耳

懶不附書

李翺答獨孤舍人書所不數附書者性頗慵懶便一切

畫斷祇作報書

漢上題衿

段成式與温庭筠等唱和往来書目之為漢上題衿大

抵多閨閫中情昵之事

投之苦海

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咥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

無書被薦

司馬光薦劉安世充館職謂安世曰光居閒足下問訊不絕光居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商人通書

丁皇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貿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為書授府坐約商人曰汝必於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田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念立王之功多

發其私書

王荆公薦吕惠卿為參知政事惠卿既得位遂叛荆公出荆公平日私書有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謂馮公京盖荆公與馮公皆辛酉生又曰無使上知神宗始不悦荆公矣聞見録

安書不讀

侍講胡安定公瑗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

無日不觀

張文潛每見親友書無月日便擲於地更不復觀

避人家諱

本朝滎陽呂公希哲嘗言凡與交遊書聞其父祖知名於世者須避其名諱凡作書須先思及書之於几然後作書文潞公與故舊欵接一坐未嘗犯其父祖名諱雜志

焚書息禍

方諫議謹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貶遣謹言籍其家得士

大夫書多干請闗通者悉焚之不上聞世稱其長者厚德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古帖多弔喪

閣下諸帖十卷淳化中朝廷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人多疑之比見刋誤乃唐國子祭酒李注所撰短啟出於晉宋兵革之間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輙行尺

牘故王羲之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且啟事論兵皆短而緘貴易於隱藏雜志

古禮猶簡

昔人最重契舊朋從年長則以兄事之齒少或以弟或以友呼焉父之交遊敬之為丈見之必拜執子姪之禮甚恭丈人行者命與其諸郎遊子又有孫者崇輩行畧不紊亂如分守之嚴舊例書禮只云啟或稍尊則云再拜雖行高而位崇者不過曰頓首再拜而已非父兄不

施覆字宰輔以上方曰台候餘不敢也前輩名公尺牘中可考今俱不然誠可太息

書簡循習

近代士人相承於書尺語言浸涉奇猥雖有賢識不能自改如小簡問委自言所在必求新異之名予守贛時屬縣興國宰詒書云瀲水有驅策乞疏下瀲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嘗知此不足以為工當言下邑屬邑足矣為縣丞者無不采藍田壁記語云負丞某處哦松無

補沾筆承乏皆厭爛陳言至稱丞曰藍田殊為可笑初赴州郡與人書必曰前政頹靡倉庫匱乏未知所以善後㳂習一律正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之信予到當塗日謝執政書云郡雖小而事簡庫錢倉粟自可支吾得坐笑道院誠為至幸周益公答云從前得外郡太守書未嘗不以窘冗為詞獨創見來緘如此蓋覺其與他異也此兩者皆狃熟成俗故紀述以戒子弟輩

書簡題目

作文字紀月日當以實言若拘拘然必以節序則為牽强乃似麻沙書坊桃源居士輩所跋耳至於往還書問不可不繫日而性率者一切不書予有壻生子遣報云今日巳時得一子更不知為何時或又失之好奇外姻孫愚臣每致書必題其後曰某節至云小暑前一日驚蟄前兩日之類文惠公常笑云看孫愚臣書須着置歷日於案上蓋自元正人日上巳端午七夕重九除夕外雖寒食冬至亦當謹識之况於小小氣候後生宜戒

畏人索報書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即答者記白樂天老慵一絶句曰豈是交親向我踈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絶惱嵇康索報書案嵇康與山濤絶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訓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能久樂天所云正此也乃知畏於答書其來久矣容齋隨筆

古詩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来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言長相憶

古樂府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来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訓崔十五見招　李白

爾有烏折書相招琴溪飲手把尺素書如天落雲錦讀罷向空笑疑君在我前長吟字不滅懷袖且三年

以詩代書答元丹丘　李白

青鳥海上来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書與我忽飛去鳥去凌紫煙書留綺窓前開緘方一笑乃是故人傳故人深相勗憶我勞心曲離居在咸陽三見秦草緑置書雙袂間引領不暫閑長望杳難見浮雲横遠山

寄皇甫湜　韓愈

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拆書放床頭涕與淚垂泗昏昏還就枕惘惘夢相值悲哉無奇術安得生两翅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

杜甫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耻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

答邊信

長孫佐輔

征人去年戍遼水夜得邊書字盈紙揮刀就燭裁紅綺

結作同心答千里君寄邉書書莫絶妾答同心心自結同心再解心不離書字頻着字愁滅結成一夜和淚封貯書只在懷袖中莫如書字固難久願學同心長可同

律詩

寄高詹事　杜甫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時來知宦達歲晚莫情踈天上多鴻鴈河間足鯉魚相看過半月不寄一行書

夜中得循州趙司馬侍郎書因寄迴使

盧綸

瘴海寄雙魚中宵達我居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地說炎蒸極人稱老病餘殷勤報賈傅莫共酒杯踈

送楊禁侍兼寄山谷　陳無已

多問黄居士終年欠一書因人問消息有使報何如

寄張大夫　陳無已

一別今何向三年訊不通不應書字倦未有北来鴻

逢入京使　岑參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投簡梓州幕府兼問韋郎官　見同僚門

送蕭二十二赴歙州婚期　盧仝

淮上客情殊冷落蠻方春旦客何如相思莫道元來使回鴈峯前好寄書

寄元明　黃魯直

但知家裏人無恙不用書來細作行一百八盤攜手上

至今猶夢繞羊腸

寄叔父夷仲　黄魯直

闗寒塞雪欲寄音燕鴈拂天河鯉沉百書不如一見面幾日歸来兩慰心

詩話

求書得詩

蔣堂侍郎告老姑蘇有僧將遊錢塘求呂濟叔書公作詩乃云告老於君推掩户年来無事老江干吾師莫訝

無書去閑摱編題不必看青瑣高議

十年無書

章子厚與劉子先嘗有場屋之舊又頗相善子厚居京口子先守姑蘇以新醖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曰洞霄宮裏一閒人東府西樞舊老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殷勤分送洞庭春其後契闊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言其相忘遠引之意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迴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

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詩大喜即召為宰屬遂遷戶部侍郎

投贄暗投

羣書要語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贄匹音鶩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曲禮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禮記暗投明月之珠夜光之壁以闇投人於道無

不按劍相盼何則無故而至前也又曰彼非所明而投之注是猶對牛奏簧耳又曰大聲不入於俚耳注非委巷之所尚也又曰折楊黄華則嗑然而笑注俗人得嗔曲則同聲動笑也莊齊物篇雖濬發於巧心終見嗤於拙目文賦

詩句此路無知已明珠莫暗投高適白雲非衆定夜光忌暗投山谷

古今事實

執贄還贄

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荀况問

以鼠為璞

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襲

十重子出闕夫覩之者掩口胡盧而笑尹文子曰鄭人謂玉琢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過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示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晏類要

好竽鼓瑟

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者曰吾瑟鼓之而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

好何是所謂工於瑟不工於求齊也韓文

以玉為石見玉門

問拍板名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携所業謁之其首篇説樂即捲卷問曰且以拍板為什麽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由此名振摭言

古今文集

雜著

上任德翁序十五歲作

唐子西

薛郡任公之教授通義也士之曳長裾服方領抱書束帶優游於泮宮者數百人英俊豪傑往往輩出有少年書生曰唐某者誦書不甚多屬文不甚工碌碌落落無可稱者一日持一軸書掉三寸舌草衣麻屨攘袂登門危言高論不顧忌諱公一見而嗟異之再見而禮貌之三見而怜恤之勸戒勤篤教論款密某處之而不能自安退而諂之於客曰公於我厚矣吾將圖報矣吾欲脅

肩諂笑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小人之報也吾將抱長劍挾匕首有惡聲至者以血濺其襟以是報公可乎客曰是俠客之報也吾將淬文鋒礪詞鍔庶幾起騰奮躍高飛遠舉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指之曰斯人也出於任公之門以是報之可乎客曰唯唯是國士之報也夫因書以為序

琉璃瓶歌贈晁二　　張文潛

火維荒茫地軸傾下有積水潛鯢鯨鼇身𦒍灡山為崩

金烏下啄獰龍騰狂鬚奇鬚萬族朋巨神日月雙手擎
夸城愁思鳥戢翎老魚戮死風雨腥長彗下掃千里驚
淺洲一席塊為城蠻兒夷女奇弁纓大舶舵天日百程
怒帆吼風戰飛鵬世中之人惟眉睛獸肌鳥舌髻翹橫
萬金明珠絡如繩曰衣夜明非綃繒以有易無百貨傾
室中開櫜先出楹非石非玉色細青昆吾寶扶離春氷
表裏洞徹中虛明究然而深是為瓶補陀真人一銖衣
攀藤燕坐花雨飛兜鍛寶手親挈攜楊枝取露救焰飢

海師傳詩顧有朊番禺寶市無光輝流傳人間入吾手包以百萬吳綿厚擇人而仅今子拔爍然光輝子文章清明無垢君肺腸比君之德君勿忘與君同升白玉堂

九江千歲龜歌贈無咎　張文潛

靈龜千年口不食以背負牀飲其息吾家兩龜豈徒不食亦不息壽與萬古無終極濟南晁君博物天地通夜窺牛斗頗似晉司空指我兩龜有名字大龜為九江小龜號千歲老龍洞庭怒蕩覆堯九州禹咄嗟水平流九

江無波拍天浮中有大龜背如丘南風吹楚澤蓮葉青欲秀有物中作巢一寸玄介冑霞衣仙人鬢如霜飲以南極之先芒丹顱老客一作庚客不相見飛渡東海巢一作朝扶桑邇來蟠桃枝有子大如缶浮遊輕於鳥一作我身叔共蓮江海一回首青珊瑚柱碧瑶宮水仙焚香吹作風朝戲蓮葉西暮遊蓮花東秋風蓮子熟匆去清江國小千歲大九江我久不見之向君案前雙我謂晁君二物有似我與子國有守龜吾子是爕然天下之寶器黃金之縢

紫瑤匱天王端冕史再拜一逆一從定大事我身百無用頗似千歲潛深淵不極人間貯金籍三萬富貴但直寄身江上一葉之秋蓮萬物才不才用舍不在天舒聲問晁君然不然

贈大蘇公　陳無已

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椒拂櫨楓柞樟青金黃玉丹砂良獸皮鳥羽不足當異人間出駭四方嚴王陳李司馬楊一翁二季對相望奇寶橫道驥服箱誰其識者有歐陽

大科異等固其常小郤戚之白玉堂典謨雅頌用所長度越周漢登虞唐千載之下有素王平陳鄭毛視荒荒後生不作諸老亡文體變化未可量萬口一律如吃羌妖狐幻人犬陸梁虎豹郤走逢牛羊上帝惠顧拔不祥天門夜下龍虎章前驅吳回後炎皇絳旗丹轂朱冠裳從以甲冑萬鬼行乘風縱燎無留藏天高地下日月光授公以柄扶病傷士如稲田待公秧臨流不渡公為航如太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中尚強探囊一試黄氏

湯一洗十年新學腸老生塞口不敢嘗向年狂殺今尚

狂請公别試囊中方

古風二首上蘇子瞻

一首見梅門

一首見松門

律詩

上知府冦相公　　魏野

文武禀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閫𨟶無地起樓臺聖

主詩方和親王狀始回鎮臨求二陜調爕輟三台鳳閣須重去龍旌暫擁來下車三度雨上事數聲雷未暇言珪璧先蒙訪草萊幾思趍相府恐懼復徘徊

謁張安國　　　　楊廷秀

帝苑花濃記並遊萬人回首看鼇頭也知句月應顒面已逼雲霄又作州別後聞公非故我學林着脚到前修登門猶說同年舊未覺紅鸞映白鷗

詩話

投梅花賦

劉禹錫上權舍人書曰昔宋廣平之沉下僚也蘇公味道時為綉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乃列於文人之首

投贄不開

樂天不為贄皇公所喜每寄詩李緘之一篋未嘗開

先慢後敬

樂天未冠以文謁顧況況覩姓名熟視曰長安米貴居

大不易乃披卷讀其芳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歎曰吾謂斯文遂絶今復得子矣前言戲之耳

塗竄贄文

牛僧孺赴舉之秋嘗投贄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歴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卷僧孺詩曰粉署為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昇沉事且鬬樽前現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

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禹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為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主印可以昇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也劉乃戒其子咸久丞雍曰吾成人之志豈料為非汝輩進修守中為上古今詩話

梅詩見知

王沂公曾爲布衣時以所業贄吕文穆蒙正中有早梅詩其中句云雪中未論和羮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云此生次第已安排狀元了做宰相矣已而果然湘山野録

慶賀

羣書要語大夏成而燕雀相賀淮南子慶者在堂弔者在門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荀子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昭八詩句閭里冃相賀韓還鄉問井邑上堂多慶喜歐歸來見親戚握手相弔慶歐饑貧相乘除未見可弔賀坡

古今事實

慶弔相隨

蘇秦說齊王再拜仰而賀俯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之相隨也

賀錢萬貫

單父人呂公善沛公避仇從之因家焉沛中豪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紿曰賀錢萬貫

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不賀而弔

高祖使使拜蕭何為相國益封為相國衛諸君皆賀故秦東陵侯召平獨弔謂何曰以淮陰新反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其計上悦

殺敵不受賀

後漢劉表為荊州牧時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奔南陽

因攻襄城中飛矢而卒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

諸君何賀

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甚愠有賀者勗怒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

賀錢一千

呂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不

爲通強之乃進梁書

遷官不受賀

唐岑文本初拜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賀者輙曰今日受弔不受賀

門無賀客

向敏中文簡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院學士當對真宗謂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

意也吕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吕武與向親徑入賀之公但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筆談

官尊止賀

王文正公晚年官重每家人出賀立令止之因語其弟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乃瞑目而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名臣遺事

雜著

誡子孫

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跂蹇之容故被併聾之禍隨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

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

對賀者　　柳宗元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爭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敢更以爲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矣吾之罪大會主上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

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名蒙恥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吾嘗静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慈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

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賀下不賀上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歴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逺行雖未到家得清凉館舍一觧衣漱濯巳足樂矣况於致仕而歸脱冠佩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公門最久知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

耳觀與仲儀書論可退之節三至欲以得罪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爲好進者之戒志林

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二十七

宋 祝穆 撰

人事部

謁見 先容 簡傲

羣書要語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紙書故謂之名紙唐李德裕貴盛人務加禮改具銜候起居之狀故謂之門狀 續世說 涓人如謁者涓潔主潔

除之人也陳勝傳注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詩願望履幙下莊子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莊子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韓送李愿序君出我入若相避然韓文野渡斷橋非寇平仲訪魏野之便中路破居非宰周公會許男之所楊誠齋與周益公書先容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莫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為之先容也

詩句有客叩我門繫馬門前柳杜　君來不遇我我去不逢君唐詩　肯訪浣花老翁無與奴白飯馬青芻杜　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隨杜　玉川先生洛城裏杜門不出動一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韓　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古今事實

握髮吐哺

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

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爾之魯戒無以國驕人

瞯亡往拜

陽貨瞯孔子之亡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而往拜之

來謁無益

穰侯謂王稽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

人國耳

難見如鬼

蘇秦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楚國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

乃肯臨臣

漢韓信為淮陰侯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趍拜送迎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伍

幸肯臨況

田蚡傳將軍乃幸肯臨況魏其

掃門求見

漢書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恠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以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百騎造門

爵禄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故東方先生居蓬戶岩穴之中魏公子以百騎造之大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遊乘髮齊年哉

內謁徑入

前翟方進內謁徑入注猶今之通名也

迺幸左顧

淮南憲王傳子高迺幸左顧注猶言枉顧

閒闊

前諸葛豐傳聞何闊逢諸葛

躧履出迎

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聞雋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劒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劒者武備不可觧吏白勝之開門延請衣冠甚偉勝之躧履出迎

曳裾王門

鄒陽曰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

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不避寒暑

張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候謁值雨

漢樓護家居長安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罷朝欲候護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椽曰不肯强諫反雨立閭巷或曰主簿語商恨

以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

望塵不及

後漢趙咨字文楚東郡人靈帝時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候謁咨不為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為時所重如此

半面之雅

後漢書應奉字世叔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内開扇出半面視奉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不喜造謁

後漢井丹字大春受業太學京師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修刺候謁人張敷問之曰臣性不耐造請

不造二人

後漢許劭字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

又陳蕃喪妻還葬鄉獨不往或問之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且留東閣

漢朱雲成帝時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

造門不見

後漢高彪嘗從馬融欲問大義融疾不見乃覆刺遺融書曰聞高風為日久矣故不待介者造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叙腹心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者周公旦父文武九命作伯以居華夏猶握沐吐飡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還

張禹傳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

不行報謝

諸荀朗陵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廼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

未嘗候謁

井丹字大春博學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候謁人梁松請友丹不肯見後遂隱遁

昔負一刺

孟宗為豫章太守謂倉椽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寧識之否椽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為官資運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

先謁其父

劉驎之尚書質素好道車騎將軍桓冲聞名辟為長史固辭冲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先臨宜先詣家君冲愧詣其父

詣謁悖慢

後漢禰衡字正平孔融愛其才數稱於曹操言衡欲詣操操大喜勑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厚衡着布單衣踈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曰外有狂生言語悖逆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如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衡臨發衆人為之祖道乃更相戒曰衡悖逆無禮今因其後至咸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塚卧者為屍屍塚

之間能不悲乎

懐刺漫滅

禰衡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自荆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懐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

造門叙舊見故交門

載刺盈車

郭林宗傳林宗名益顯士争歸之載刺常盈車

謁見遲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黄叔度乃獨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不見黄生

黄憲字叔度同郡陳蕃周舉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黄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乘輿出迎

李膺有疾不通客唯陳仲弓來乘輿出迎之

名登龍門

荀爽嘗就謁李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廼得御李君矣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獨拜牀下

後漢龐德公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堂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

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德公還直入不知何者是客也

謁見異禮

後漢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鴈門食鴈美乎有頃曰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還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

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道逢公謁

後种拂拜苑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

約來相見

劉璋時王商與秦宓書曰貧賤困苦何可終身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曰僕曝背乎壠畒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翱翔林澤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

九臯斯乃僕得志之秋何相苦之戚哉

不見弟

吴虞翻年十三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與書曰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奇之

題門作鳯

嵇康與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後來值康不在嵇喜出户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鳯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作鳯字凡鳥也

為忍俄頃

桓温謀不軌郄超為之謀主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郄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

耶其權重當時如此

立鞭門幹

桓玄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乗轝直進忱對立便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

前倨後恭

謝過夏月嘗仰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衣跣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後恭

賔不識主

劉綜欲候司馬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嶽在園左右問馬君所嶽曰我是嶽頭面醜陋問者罵之曰即欲見司馬公何等田奴而稱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

問遠來意

晉范汪字玄平初為桓溫安西長史溫征蜀還復署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朝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後為安北將軍溫北伐汪以失期免為庶人汪屏居吳郡後至姑孰見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詣已傾身望曰范公來可作太常耶汪至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

記爵里刺

魏夏侯淵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文帝聞而詣焉賔客百餘人人奏一刺書具鄉里姓名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

醉不能見

魏常林傳注時苗字德冑為壽春令蔣濟為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恚恨刻木為人書曰酒徒蔣濟置之墻下旦夕射之

倒屣出迎

魏王粲荼邕見而奇之邕嘗賔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短小一坐盡驚

傒見不盼

宋闞康之隱居南平昌顏延之等傒見散髮被黃布帕席松葉枕白石一塊而卧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入謁非是

齊張融欲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

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取刺勿通

北齊李元忠初神武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容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賢雋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上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謂神武曰天

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爾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因進從横之策深見嘉納

終日奔謁

何思澄天監閒敕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刺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與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婁護

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齋名刺必盡

不詣京尹

唐韋貫之為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告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

不與俗交

甫里先生陸龜蒙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内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

或寒暑得中體佳無事時則乘小舟設蓬席賫一束書茶竈筆床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决去出鹿駭走之不若自作傳

不見刺史

唐王績字無功絳州人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善士謁見

王適聞李將軍喜士乃蹐門曰天下善士王適願見將

軍白事韓語碁唐潘炎為翰林學士時京兆君有故候炎累日不得見乃遺門者三百縑炎妻劉知之曰豈有京尹願一見遺以三百縑其不可知也乃勸炎避位

請見不語

高士廉備禮請見朱桃桃與之語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奈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蕑條目州遂大治

迎謁怏怏

唐令狐峘為吉州刺史時齊映觀察江西按部及州峘輕映後出至迎謁頗怏怏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生前君不以此見映雖黜死我無憾映至峘入謁從容步進不袜首屬戎器映以為恨擿峘事貶衢州司馬

溺於客次

五代唐趙鳳與于嶠俱在翰林相善鳳後為相嶠以本名出鳳上而不用數非斥時政尤訕鳳鳳銜之因事左

遷嶠秘書少監嶠因醉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聞明宗奪嶠官長流

見客問事

李財為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為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

謁見遭沮

文潞公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人辨急初入

諮潞公方坐廳事閱諮刺置案上不問入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頃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其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内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所上奏付潞公有云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事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别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司曰老謬無治

狀幸諸君寛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
皇恐逃歸托按部以出未幾輔之罷

兩及吾門

諫議大夫張師徳謁向文簡敏中曰師徳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徳向公曰何謂公累於上前說張師徳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静以待之耳若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

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啟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恥以戒貪進警薄俗也名臣

遺事

鄙其請謁

王沂公當軸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館閣魯簡肅公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為觧魯屢諷張見沂公始緣職事一往沂公辭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復議知制誥

魯曰無以易張矣沂公曰張公器識德行足以當此但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澠水燕談

野服見客見致仕門

禮有隆殺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焕曰先公為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為恨耶某當避之焕曰潞公所為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

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開之復謂煥曰微君始有失於潞公也

布衣抗禮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絶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

效之

遊謁有遇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毋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

德高邁朝廷名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相見不言

東坡在黃州邀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坡曰豈非以身世為傳舍耶

飲酣不見

蔡文忠公齊大中祥符登進士第為狀元山東人賈同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見賈乃留詩一絕云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隨君

寵毋恩俱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飲

坐春風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立寒雪

游楊初見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同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一團和氣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見客端重

劉忠定公見賔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也

坐不交談

劉元城與人相見終坐不肯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曰人坐久必傾仄久而不傾仄必貴人也

拜跪有禮

王貽孫字象賢溥之子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婦人不跪徧問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始拜而不跪普問其所出對曰大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國記以溥藏書萬卷貽孫遍覽之

門題午字

李安義者謁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午字

而去或問其故答曰牛不出頭耳此亦昔人題鳳之意

因徐辟見以下係先容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因景監見

衛鞅因景監求見孝公

請為紹介

平原君謂魯仲連曰勝請為紹介注相佑助也

因介而見

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符融一見歎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

無先容

唐張行成曰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無先容也

沐髮不見 以下係簡傲

王導子恬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為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被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賔主之禮

萬悵然而還

自恃其貴

後魏任城王澄子順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順曽懷剌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賔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謂衆曰此兒豪氣尚爾况其父乎澄聞之大怒杖順數十

雜著

門不停賓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為所貴也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恥黃門侍郎裴之禮好待賓客或有此輩對賓杖之僮僕引接折旋俯仰莫

不肅敬與主無别

上節度使書　房魯

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内則堂奥數仞侍婢娟然衣羅紈鳴珥環出聲態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夫毅然執弩矢擁鈇鉞侯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蟥蜺而貢士布衣有塵饑童無色蹇驢蹋麾而來干謁誠志業不怍氣容自若且以干望為心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醲醯肥被鮮曳華指捷乗駿也所以望者

蓋砥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世其愧非愧布衣糲食饑童蹇驢也所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人也

温公客位榜

司馬温公作相日親書榜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

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先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埀訪不請語及某再拜咨白

朱文公客位榜見致仕門

冠帶出謁

符舜功曰去歲初得官欲冠帶叅先生以顯道言而止今思之亦是失禮文公曰畢竟是君命良久笑曰顯道

亦出世間法索紉聞劉諫議初仕時嘗冠帶乘凉轎還人事後又聞李先生云楊龜山初得官時亦冠帶乘轎還人事往往前輩皆如此今人都不理會其閒有如此者遂哂之要之冠帶為禮

與湖北陳提舉　楊廷秀

僕與執事出處不齊如相避然寸心歆然至今遺恨今乃欲以尺紙之敬抒中情之勤以納交於英蕩之未光前無契好後無介紹或者以為驟一則野人一則顓仕

或者以為僭馬仰聞孔文舉與李元禮初無一日雅而文舉遠引仲尼伯陽之交以為世契元禮然之吾家德祖與公家孔璋同為子建之賓客非世契乎豈曰𡡉之云乎張文潛與公家後山初不相識而以一書空交所謂朝陽之光在袖久矣者其書云耳則僕之尺書豈曰僭之云乎太史公曰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古詩

贈張徐州謖　范彥能

田家採樵去薄暮方来歸還閭稚子説有客款柴扉儐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寄書雲閒鴈為我西北飛

嘲熱客　程曉

平生三伏時道里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只今襬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来嚬蹙奈此何揺扇

臂中疼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髙明熱行宜見呵

歐陽永叔王原叔二翰林韓子華吳長文二

舍人同過敝廬值出不及見

司馬君實

枯竹為門扉不可容車騎况如鄭廣文無氈藉賔位窮

冬月破七貴客聯玉鑾傳騶肅里閭下揖呼童稚問我

何所往共留墻上字兒愚不知誰金章言照地既居卿

大夫恨莫親帚篲星躔田已髙麟距寧復致戢戢鄰巷

居相見竊自謂豈料瘦老翁能令賢達至昔時蓬蒿徑安有此盛事

袖刺　　劉彦冲

袖刺謁諸鄰徘徊寄心賞潭潭廣厦深咳唾生餘響茲邦懷地寶比屋誇雄敞何如蓬廬士貧賤安所養

高軒過

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揺玲瓏馬蹄隠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

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龎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摭言云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覧賀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無人仍名高軒過二公大

驚

尋山家　羊士諤

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

尋隱者不遇　魏野

尋真誤入蓬萊島香風不動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来白雲滿地無人掃

謁客　張文潜

入門投謁吏翩翩我非欲見禮則然畀哉賔主無两語

客起疾走如避然我已不恭愧昔賢忍使塗炭朝衣冠

人生暫聚鴻集川春風吹飛何後先

律詩

鄭果州相過　　王維

斜日照殘春初晴草木新牀前磨鏡客樹下灌園人五

馬驚窮巷雙童逐老身中厨辦麄飯皇恐阮郎貧

喜孫狀元訪　　魏野

道同忘貴賤陋巷每来看相見唯呼字留題不着官狂

吟無所忌靜話有餘懽却恨歸公署茅堂會宿難

謁華州李相不遇　唐平曾

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抛書袋裏何如閑看華山来

謁李廓不遇　韋應物

九日驅馳一日門尋君不見又空還恠来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

謝寇相公相訪　魏野

晝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遊仙夢

村巷傳呼宰相来　中書两入寇尚書出鎮雄藩半載

餘棠樹陰中無訟聽閒騎白馬到茅廬

閣吏　　　司馬君實

獙車羸馬犯塵泥愁到朱門徧徧辭相國舍人雖驟見

将軍馬監豈相知因循歲月勞何補顛倒風埃辱固宜

惆悵東岡舊坡在素心空負白雲期

東閣不見

李商隱為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惡商隱從鄭亞之辟以為忘家恩疎之重陽日謁令狐綯不見商隱留詩於其廳事曰曾共山公把酒巵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首蓿空教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閤無因再得窺綯見之乃補太學博士尋為東川柳仲郢判官罷歸客滎陽卒

獻其父詩

李吉甫之父徵時以一絶投維陽都護宋甄大夫宋殊無意李後生吉甫吉甫節判青州有學子吴武陵詣府投獻並不禮之武陵遂書前詩以獻吉甫厚賂之請為寢㸃詩曰十處投人九處違家鄉萬里又空歸嚴霜昨夜催人骨誰念高堂未授衣監戒録

典謁所阻

劉魯風投謁所知為典謁者阻因賦詩云萬卷書生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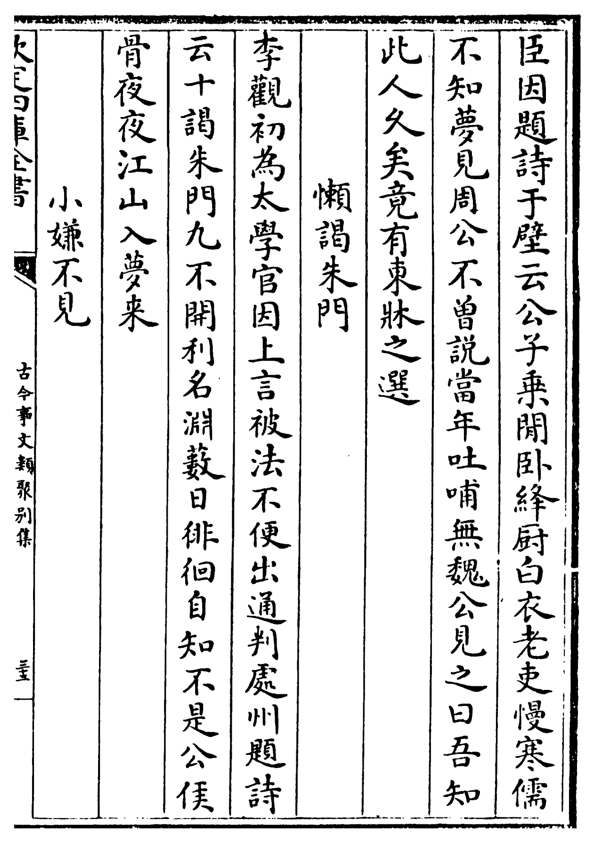
魯風烟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

題屏寓嘲

江南處士朱貞白善嘲詠嘗謁一貴人不禮廳事有格子屏風貞白題詩云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都是眼還解識人無

託寢不見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寢清



臣因題詩于壁云公子秉閒卧絳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不曽說當年吐哺無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牀之選

懶謁朱門

李觀初為太學官因上言被法不便出通判處州題詩云十謁朱門九不開利名淵藪日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

小嫌不見

陳希亮字公弼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故東坡客次假寐詩云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我今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見鬚髭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後九日不預府宴登真興閣詩云憶弟恨如雲不散歸鄉心似雨難開其不堪如此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十七